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刘志基◎著

鐵硯齋學字雜綴

在博大精深的汉字大厦中，
文字学研究尚在艰难蹒跚，
期待着登堂入室的辉煌。

中华书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铁砚斋学字杂缀

刘志基◎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砚斋学字杂缀/刘志基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2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ISBN 978-7-101-05561-0

I. 铁… II. 刘… III. 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H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138 号

书 名 铁砚斋学字杂缀

著 者 刘志基

丛 书 名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责任编辑 张 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¼ 插页 2 字数 270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561-0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说楚简帛文字中的“𠂇”及其相关字	1
也说“严在上,翼在下”之“翼”	12
甲骨契刻与汉字体态的规整化	15
图形构件与甲骨文的构形系统	20
从出土文献书迹看“捺”的成因	26
试说殷商金文中的非通用构件	29
读《甲骨文字诂林》兼论古文字考释工具书的编纂	33
甲骨文部首改良刍议	40
面向计算机文字处理的古文字字样调查整理的构想	50
谈古文字信息化处理中“字”的处理问题	54
面向古文字数字化的文本处理刍议	63
建设通用数字化平台推动古文字研究现代化	71
简说“古文字三级字符全拼编码检字系统”	80
电脑对汉字命运的影响	87
汉字规范化教学软件开发构想	90
试论汉字表意字素的意义变异	95
论汉字体态的汉语范型	105
试论《说文解字》递训的价值	115
应当注重异体字的历时特性	124
《异体字手册》评介	130
隶书字形趋扁因由考	137
成语的新概念与《新概念成语辞典》	144
从若干以弓箭形象构形的汉字看先民的弓箭崇拜	149
“氓”“流氓”与“盲流”	159
“帖”“贴”辨	162
“拉氏”与“孔氏”	164

2 铁砚斋学字杂缀

“公子”的“来历”	166
从《左传》释《春秋》用语看“春秋笔法”的性质	168
《左传》“族”字考——“族”的流行说源	172
《左传》中所见汉字早期应用状况的考察	178
汉字品格与书法艺术	199
汉字方形的书法美学内涵	204

说楚简帛文字中的“宀”及其相关字

一、“宀”的系统梳理

“宀”在楚文字中未见独立成字,作为偏旁,其构形可析为六式,见[表1]:

表 1

A	B	C	D	E	F
					
《郭店·语丛一·88》“客”所从	《包山·筮祭祷记·220》“客”所从	《上博一·缁衣·11》“家”所从	《包山·文书·173》“室”所从	《包山·卜筮祭祷记录214》“塞”所从	《郭店·老子乙18》“向”所从

从构形关系上看, A 式传承了殷商甲骨文和殷商西周金文的象形体态,可以视为其余各式生成的基础。B 式的产生,实际是将 A 式的曲线直线化,出自书写简便的需要;D 式则是 A、B 二式之间的过渡形态——左右两边的线条尽管还不是直线,但其弧度相对 A 式的 90 度已大大变小,具有向直线发展的趋势,而且通常是左侧线条相对较直,右侧线条相对较曲,很明显,这是书写时笔势连带关系所致^①;D 式中左直右曲型再发展,即左笔成撇,右笔成 90 度折,则成为了 C 式。C 式类“勺”,楚简帛文字中“勺”与“宀”的关系很微妙,至少已形成部分混同,这点有待后文专题讨论;E 式,可以视为在 B 式上添加一短横作为饰笔,这种饰笔在楚简帛文中寻常可见;至于 F 式,也同样是 B 式的变化,只是变化相对更大,可以称

①D 式左侧笔画为第一笔,从上至下行笔,收笔处与右侧笔画起笔相呼应,按笔势运行的轨迹规定左笔不宜维持传统的左曲态势而趋于直线;右侧笔画收笔一般将与下部构件的起笔(通常在左侧)相呼应,按行笔自然态势宜形成相对右曲形态。

表 2:从“宀”字文献单位分布表

从“宀”字分布的 36 个文献单位	曾/上一缁衣/郭成之闻之/上一孔子诗论/郭老子丙/ 郭老子甲/郭老子乙/郭六德/郭鲁穆公问子思/郭穷 达以时/郭唐虞之道/郭五行/上一性情论/郭性自命 出/郭语丛二/郭语丛三/郭语丛四/郭语丛一/郭忠信 之道/郭缁衣/郭尊德义/帛书丙篇/包卜筮祭祷记录/ 帛书甲篇/九店六二一号墓竹简释文/上二民之父母/ 包遣册/上二容成氏/汇编望山二号楚墓竹简遣策/汇 编望山一号楚墓竹简疾病杂事札记/包文书/九店五 六号墓竹简释文三/上二昔者君老/汇编信阳长台关 一号楚墓竹简第二组遣策/帛书乙篇/上二子羔
B 式未分布的 5 个文献单位	郭语丛四/帛书乙篇/郭鲁穆公问子思/郭语丛二/郭 尊德义
A 式分布的 11 个 文献单位	包文书/包遣册/帛书乙篇/郭缁衣/郭忠信之道/郭语 丛一/郭语丛四/郭唐虞之道/郭成之闻之/上二子羔/ 上一孔子诗论
D 式分布的 12 个文献单位	包文书/包卜筮祭祷记录/郭忠信之道/郭语丛四/郭 穷达以时/郭六德/郭老子乙/郭成之闻之/上二子 羔/上一性情论/上一缁衣/曾
C 式分布的 4 个 文献单位	包文书/包遣册/郭语丛三/上一缁衣
E 式分布的 5 个 文献单位	包文书/包卜筮祭祷记录/郭缁衣/上二容成氏/上二 民之父母。
F 式分布的 8 个 文献单位	郭尊德义/郭缁衣/郭语丛四/郭鲁穆公问子思/郭六 德/郭老子乙/上二容成氏/上一缁衣

三、字形单位分布统计。字形单位,是指具有特定结构(包括文字学意义上的表词结构和书法意义上的自然结构)的字形种类,它不同于字,因为字可能包括若干不同结构的字形;它也不同于只存在笔势差异的异写字(一个字的每个具体的原形字都属这样的异写字),所以它应该是不计笔势差异的隶定字。从“宀”的各式涉及的字形单位数,当然

也可以成为判断它们在整个文字系统中所占份额的又一依据。不计频率,楚简帛文字中从“𠂇”字形共有 91 个,其中 B 式涉及 71 个,占总字数的 79%;D 式涉及 31 个,占总字数的 34%;A 式涉及 20 个,占总字数的 22%;C 式涉及 7 个,占总字数的 7.7%;E 式涉及 6 个,占总字数的 6.6%;F 式涉及仅 1 个,即“向”字。以上数据涉及的具体字形详见「表 3」:

表 3:从“宀”字涉及字形数量表

式類	字形數	字形
B	71	寶寶尙寶禧寶定寇寢寶府宮官信宙穿岑家郢甯郅客 寤憲申牢窳鄒輶寔目內邑寔瑩徠窳塞賽實室守憲 窳寔宋剝匄寶窳寔蓉寔宵宜穴可突突宜豪景格宰身 主穿剝窳宗
D	31	龍寶穿宮官信苟穿客寤申窳內邑青容賽實室守宋窳 寔宵宜宜身主窳宗
A	20	古寔宙客寤寮寔寔內窮窳容審實宋窳宵浹可寤
C	7	瞋家盜室宋宜剝
E	6	懽塞賽寔透宙
F	1	向

以上三个角度的统计分析结果,可由「表 4」得到综合反映:

表 4: 六各式差异数据表

“→”的式类	B	D	A	E	C	F
出现频率及占总频率%	403/ 77.5%	55/ 10.57%	30/ 5.7%	12/ 2.3%	10/ 1.9%	10/ 1.9%
文献单位分布数及占总单位数%	31/ 86.11%	12/ 33.33%	11/ 30.55%	5/ 13.89%	4/ 11.11%	8/ 22.22%
涉及字形数及占总涉及字形数%	71/79%	31/34%	20/22%	6/6.6%	7/7.7%	1/1.1%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作出如下判断:第一,以上六式三个角度的比重状况基本一致^①,这也就证明了这些综合数据显示的各式“亅”在楚文字系统中的比重和地位是比较可靠的。第二,服从于书写便捷需求的 B 式能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至少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说明楚简帛文字已在符号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不小的步子。而保持象形传统的 A 式,以及作为 A、B 之间过度形态的 D 式仍以一个无法忽略的比重存在,则表明由象形性到符号化的进程尚在进行中;第三,综合各统计角度的数据, B、D、A 式和 E、C、F 式明显可以划分成“主流”与“个别”两个大类,而后者由于相对另类的性质,容易导致人们对其实际归属见仁见智,进而引起对相关文字歧解,故需给予更多关注。

很明显,以上对“亅”的系统的分析梳理只是在一个较为宏观的层次上进行的,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微观研究——一方面,这种宏观梳理为诸多微观问题的探讨奠定了基础,我们据此可以更准确地认识诸多与“亅”有关的疑难字;另一方面,只有进一步开展这种微观具体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宏观分析梳理进入更加深入的层次。

二、“亅”与“勺”

“亅”的 C 式涉及如下文字:家、盜、室、宋、臚、剝、宜。除去另有来源的“宜”,其他文字的甲金文构形均不从“勺”而从“亅”,依据前文分析的 C 式与 D 式中左直右曲型的密切关系,确定此式归属“亅”,似乎并无不妥。然而,“亅”的 C 式又与楚简帛文的“匚”“匚”等字所从之“勺”构形无异,这就显示了这样一种趋向:“亅”与“勺”在楚简帛文字中已有某种程度的混同。换一个角度看,原本从“勺”字在楚简帛文字中也有混同从“亅”的趋向,如“匚”在楚简帛文字中均从“亅”,见[表 5]:

^①关于这一点,需要的说明的是,出现频率角度的计算方法与后两个角度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以致前者各式百分比总和等于 100%,后两者各式的百分比总和却大大超过 100%。如果去除这一因素,三个角度的比重状况将更显一致。

表 5

1	2	3
		
郭店·穷达以时 2	郭店·忠信之道 3	上博·容成氏 13

审视简文原形,不难发现“𣎵”中之“勹”与“勹”的关系很微妙:“勹”楚简构形与“勹”D式本来就差异不大,只是左笔稍短右笔稍长而已(见“𣎵”“𣎵”所从)。如果两笔平衡一下,则与“勹”D式无异了。那么本该写长些的右笔为什么变短了呢?这似乎与简的宽度限制有关。细审[表5]1、2两个“𣎵”字,其中“勹”的右笔末端并无因收笔而渐细的痕迹,而是铺毫右行突然截断。截断的原因,则明显是笔毫运行到了简的右端边际嘎然而止,以致本该延续的线条消失了。一般来说,简的宽度相对文字书写的需要来说总是很勉强的,这是出于以重量较轻的书写材料去容纳较多文字的无奈举措。这种无奈,会对文字构形发生诸多影响^①。具体到“勹”,就书写者的初衷来说,右笔本当延续而长于左笔,只是由于书写材料宽度的有限,才画“勹”而类“勹”。这种无奈的类同经常发生,就会使“勹”与“勹”的界限变得模糊,自觉地将“勹”写成“勹”也变得很自然,从上表3的“𣎵”的原形中,可以清晰看到右上一笔末端是提笔出锋的,这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勹”(D式)。据此来看,在楚简帛文字中,“勹”既可以因为笔势的变化而雷同于“勹”,“勹”又可以因书写条件影响而趋同于“勹”,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更明确地说,在楚简帛文字中是否需要区分“勹”与“勹”或许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勹”“勹”充当表义偏旁均有包覆义,从构字理据角度来观察,两者的合一也是有基础的。

战国玺印文、陶文、货币文多见上“勹”下“缶”的字形,如:等,它们被认为“读‘陶’”而隶定作“窑”,立为与“𣎵”并列的字目^②。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其实“窑”与“𣎵”本为一字,只是异写而已。

①参见刘志基《隶书趋扁因由考》,载《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见何琳仪《战国文字字典》244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三、“𠂔”与“向”

在被我们归为另类的三式中,F式可能是最为另类的一式。这不仅因为它在直观形态上与“𠂔”相去颇远,而且就涉及字形来看,它也仅见一个“向”字,因此不免会产生一些疑问。

裘锡圭曰:“简文此字(笔者按:指《郭店·老子乙》17简第2字)是‘向’之讹体,读为‘乡’……‘向’本从‘𠂔(𠂔)’，变从二‘𠂔(𠂔)’。简文‘輪’字所从的‘侖’上部或变‘𠂔’(《语丛四》二十号简),与此相类。”^①“一𠂔”如何会变从“二𠂔”呢?裘先生没有详说。另外,被裘先生用来作为此种演变旁证材料的“侖”的上部,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不会是“𠂔”,因此,关于“向”的上部是由“一𠂔”变为“二𠂔”的说法更容易令人生出疑窦来。我们认为,把“向”的上部视为“𠂔”的变体是没有问题的,但却不必认定是“二𠂔”。

“向”字在楚简帛文中共 10 见,10 个原形见[表 6]:

表 6:楚简帛“向”字原形表

									
郭店 老子 乙 17	郭店 老乙 18-5	郭店 老乙 18-3	郭店 缁衣 43	上博 二容 成氏 7	郭店 尊德 义 28	郭店 六德 3	郭店 语丛 四 11	上博 一缁 衣 12	郭店 鲁穆 公问 子思 3

前五字下部的“甘”，是楚文字中“口”的寻常变体，可以忽略不说，需要分析的只是它们的上部偏旁。不难发现这些偏旁又可分为两式：前三个为一式，就形态上看，很难认为是“二𠂔”，姑且称为前式；后七个为另一式，似与“二𠂔”的描述较为相符，姑且命名为后式。我们认为把“𠂔”的 B 式与这前后两式依次排列，正显示了一个形体演变序列：



这一演变的起点当为“𠂔”的 B 式，如果该式左右两笔接笔处未衔接

①见《郭店楚墓竹简》120 页，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而稍留空隙,再将被该式忽略了的“宀”的传统构形中两根垂直线条恢复而向内侧相互靠近,就成了上列序列中的中间形态,即“宀”的 F 式中的前式,它与甲骨文“宀”^①的联系,应该是有一定直观性的,但无论如何,该式相对传统的“宀”来说,已有了明显的异己性,类似于“二宀”的后式在它的基础上生成也就很自然了。然而,这一演变序列至此而走到了末路,因为在今后的汉字系统中再也未见到它的踪影,显然,它成了秦始皇“书同文字”的牺牲品。

四、“宀”与“安”

楚简中“安”大致可分两式:A 式从“宀”,B 式省“宀”。两式又各有若干异写构形,见[表 7]:

表 7:楚简帛“安”字若干异写构形表

A							
	曾 48	郭·老子甲 25	郭·五行 6	郭·五行 8	郭·语丛三 56	上一·性情论 38	上二·民之父母 3
B							
	曾 165	郭·老子甲 19	郭·鲁穆公问子思 4	郭·缙衣 15	郭·六德 11	上一·孔子诗论 2	上一·缙衣 21

就单字而言,楚简帛文中“安”33 见,字形清晰可辨者 27 见,其中 A 式 17 见而 B 式 10 见^①。就偏旁而言,“安”见 6 字,A 式涉及 1 字仅 1 见,B 式涉及 5 字 42 见。详[表 8]:

①安的 A 式:“曾 48/曾 48/曾 50/曾 50/包文书 62/包文书 105/包文书 117/包文书 181/郭老子甲 25/郭缙衣 8/郭五行 28/郭五行 28/郭五行 30/郭五行 30/郭语丛三 56/上一性情论 38/上二容成氏 35”。

安的 B 式:“曾 164/曾 165/郭尊德义 35/郭老子丙 1/郭老子丙 3/郭老子丙 3/郭老子丙 4/郭唐虞之道 11/郭性自命出 46/上一孔子诗论 2”。

表 8: 楚简帛“安”在 A、B 两式分布统计表

所从字	 (紂)	 (晏)	 (鞍)	 (稭)	 (痂)	 (郟)
类型	a	b	b	b	b	b
频率	1	2	3	23	1	13

为什么在单字中多见的 A 式到了偏旁中却变得极为罕见,而单字中相对少见的 B 式作为偏旁却几乎将 A 式挤得没了踪影呢?直观上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作为一繁一简的 A、B 两式,均为当时人们所习用,而繁式相对传统规矩,故在单字层面上多见;简式则更适合于出任需要省减笔画的偏旁,所以在偏旁中一枝独秀。然而,B 式作为楚文字中独有的“安”的书写形式,它的来由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这它所从的“宀”的特点有关。

“宀”在楚文字中是可以作为羡符存在的,如“目”作,“中”作,“集”作,悃作等。所谓羡符,就是与字音字义无关,因而对字的构成而言它们是可有可无的,如上举的各字均有无“宀”构形:“目”作,“中”作,“集”作,悃作等。“安”中的“宀”固然本非羡符,但由于“宀”作羡符的频率颇高,很容易导致人们在实际书写中将其可有可无。而“安”所从的“女”正为这种变化创造了条件。楚简“安”中的“女”旁皆有饰笔(这种饰笔亦滥觞于殷周甲金文的某些字形,如) ,这就使它不同于一般的“女”,进而消除了它的独立存在而作“安”的简写形式时混同于“女”的一大障碍。

对“安”的 A、B 式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认识不足,极易误读误解简文。如“包山·文书”180 简:“壬戌,踵筭舍尸女”,最后一字整理者释“女”,而原形作,分明是“安”的 B 式。《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2》“丌(其)乐安而辱”之“安”,原形作,整理者释“安”并曰:“从女从宀,楚国文字‘宀’多写作‘人’,此字构形上下易位,字亦见于郭店楚简。”释“安”不错,而“从女从宀……上下易位”之说则误。“”实在不过是“安”的 B 式的一种写法,下部类似于“宀”的部分只是“女”字中描摹下肢的线条与饰笔的组合形式,而根本非“宀”。,作为“安”的 A 式的一种构形中“宀”以外的部分与全同,此形多出郭店简,凡 6 见,分别是:《语丛三》56,《缁衣》8,《五行》30(二见),《五行》28(二见)。足见的下部不可能再是“宀”。

“𠂔”与“几”

《郭店·语丛一》109 简第三字,《郭店·语丛二》24 简第五字,原形作,整理者释作“容”。《战国楚竹简汇编·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竹简第二组遣策》21 简第二十三字,原形作,整理者释作“榕”。这种考释,实际上是把的上半部视为“穴”,而去掉其中的“八”,剩下的只能是“𠂔”。这样一来,“𠂔”似乎又多了一式:.

显然,在前文我们通过偏旁分析系联而确定的“𠂔”的诸式中并无的位置,而它的应有位置也依然只能通过系统的偏旁分析系联来确定。通过这样的系联,我们可以发现,不但,而且它所从的,都只能归属于“几”的家族。

“几”作为独立文字在楚简帛文中仅一见:《包山·遣册》260 简第 7 字,原形作。作为偏旁的“几”,多见于“尻”字和“𠂔”字,前者原形作、等形,后者原形作、、等形。综合以上各种形体,可以归纳出“几”的四种构形:

			
A	B	C	D

其中 B、D 二式为楚文字中所特有,就其构形而言,显然均由 C 式演变而来: B 式为 C 式下部两短横相联接而成一画, D 式则是 C 式下部两短横倾斜而成,正与前文所举的上部相同。这两种变化体式,由于后者较为怪异,容易导致误解误识,故需特别注意。就出现频率而言, D 式并不罕见,仅“尻”字所从,即有 20 见^①,占其总字频 33 的 66%,可见 D 式不仅是“几”在楚文字中的特有构形,而且也是“几”的标准构形。据此标准构形,可以解决一些疑难字的隶定问题:《包山楚简》266 简字,整理

①它们出自:“《包山》238/《九店》45 二见/《九店》46/《九店》47 二见/《九店》48/《九店》49 二见/《九店》55/《九店》58/《上博》二 6/《上博》二 23/《上博》二 25 二见/《上博》二 26 二见/《上博》二 27 二见/《上博》一 28”。

者本隶定为“𠂇”，细审原形，上部乃“几”的 B 式，故此隶定乃将“几”误识为“丙”，隶作“𠂇”可从。《郭店·缁衣》九简“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二十二简“𠂇”，整理者皆隶定作“俗”，读作“暑”。审其右上部分，乃“几”的 D 式无疑，与左部偏旁组合，即由“几”的 D 式参构的“𠂇(𠂇)”^①，故此字当隶定作“𠂇”，从“日”“𠂇”声。

原载《中国文字研究》第 5 辑

参考文献：

刘志基、张再兴、臧克和等《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研究》，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商承祚编《战国楚竹简汇编》，齐鲁书社 1995 年版。

黄锡全《〈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附录四，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李家浩《包山二六六号简所记木器研究》，载《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也说“严在上，翼在下”之“翼”

“严在上，翼在下”为西周中晚期金文中习见套语，又见于最新出土的逵盘铭文中^①。王辉先生释此语曰：“严，威严。《诗·小雅·六月》：‘有严有翼，具武之服。’周人以为先祖皆威严地在上帝处，故曰‘在上’。翼读为翼，敬也。”^②王人聪先生近年也对此语作过专题讨论^③，他的意见与王辉先生之说有所不同，认为严、翼皆训敬：“严与翼互文见义，都是表示恭敬的意思。两句的意义互补，‘严在上，翼在下’，即是‘严翼在上下’，句中的‘上下’为偏义复词，偏用上义，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句中的复词陟降偏用陟义相同。”比较两说，分歧只在“严”字上，对翼的认识是一致的。本文仅就两位先生意见一致的翼字的意义提出一点不同看法。

认为翼训敬的主要依据有《诗经·六月》“有严有翼，共武之服”毛传：“翼，敬也”；《尔雅·释诂》“翼，敬也”；《国语·周语》“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韦注：“翼，敬也”等等，但在类似的传世文献材料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翼字其他用法的例证，如《诗经·卷阿》“有馮有翼”毛传：“道可馮依以为辅翼也”；《尔雅·释诂》“翼，辅也”等。考察字形，金文“严在上，翼在下”之翼多用異字，原形作，象人头部戴物两手扶翼之形，乃戴字初文。李孝定曰：“以首载物者，必小心翼翼，敬慎将事，复以两手扶翼之，故引申之得有敬也、佐也、辅翼也诸义也。”^④可见異（翼）的诸多用法，都可从造字取象中找出依据来，字形也非判定其具体语境中实际意义的条件。因此，金文辞例本身应该视为更加可靠的判断依据。

①铭文原作“严才上，翼才口”，“才”读为“在”，“翼”读为“翼”，“才”后一字残泐不清，王辉先生据金文常例推为“下”字，至确。而首字“严”王辉先生在释文隶定中加问号以存疑，察铭文拓片确系“严”字。

②王辉《逵盘铭文笺释》，载《考古与文物》2003年3期。

③王人聪《西周金文“严在上”解——并述周人的祖先神观念》，载《考古》1998年1期。

④见李孝定《说异》，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下册。